

作家频道

# 大暑雨鼓

乔云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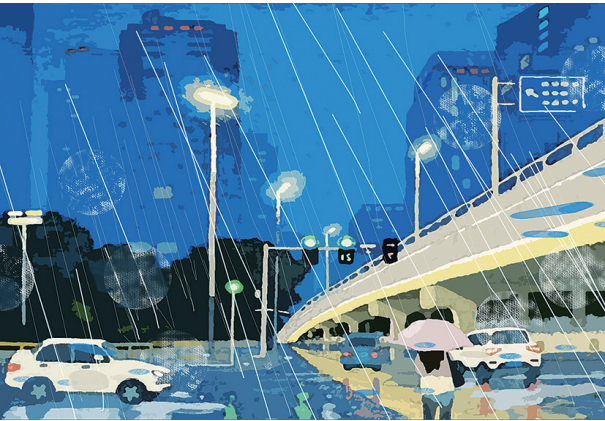


插图 阿占

一声冗长的闷雷,似拉着一盘沉重的石碾,在遥远的天际滚动。乌云从雷起的方向慢慢涌来,阳光的烈度猛然减弱了几分。短暂的沉寂之后,雷声又响起来了,而且渐渐地,响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大,越来越近。雷声像是扯着黑色的幕布,把天空慢慢拉拢了。黑云却仍在不断堆积,越积越厚,天空凝滞得如同灶膛里乌黑的锅底,沉重地压下来,仿佛随时要坠落到地上。雷声暂时歇了,鸣蝉也不叫了,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气,又闷又滞,整个世界像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里,一丝风也没有,万物皆像在无声的焦灼中等待着什么。终于,一道明亮的闪电,把天幕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震耳欲聋的雷声紧跟着响过之后,豆大的雨点便落了下来。地面上早焦的浮土,被砸起了丝丝尘烟。雨越来越大,霎时便如万斛珠玉倾盆而落,哗哗地泼洒开来,天地之间顿时弥漫成白茫茫一片水的世界了。院子里来不及排走的水洼积在一起,瞬时被泼成了一片沸腾的油锅。

我在廊檐下寻了一个小凳坐下,雨声便成了我的世界。雨水顺着屋檐的瓦片滑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敲打在檐下一只倒扣着的铁皮桶的桶底上。起初是点滴的叮叮声,散落而脆亮。雨渐渐密了,水花便在桶底上撞成碎玉,发出嗒嗒嗒的声响来。声音竟渐渐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响起来,好似乡间耍猴艺人在开场前,用小锣小鼓敲起的一阵轻快的乐点。锣鼓声不高,却也足以召集四面八方的看客了。雨势渐急,鼓点也愈发急促起来,嗒嗒嗒嗒,鼓点子追着鼓点子,竟连成一片紧凑的激越了。我闭眼听去,浑似京戏里武生出场前那段密不透风的鼓点,急促而昂扬。我恍惚中仿佛看到:戏台中心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长坂坡》中的赵云闪亮登场,一袭白袍银甲,在曹营中左冲右突,项后靠旗翻卷如浪涛,一杆银枪上下翻飞,枪到处之处,曹军兵将人仰马翻……雨更大了起来,鼓点竟如擂鼓进兵一般,又急又猛,轰轰然如万马奔腾,竟似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厮杀,刀枪碰撞,杀声震天,鼓声与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一浪高过一浪,排山倒海而来。鼓声激越处,似乎天地亦在脚下动摇,风云皆为之变色,在天地间震荡不息,回响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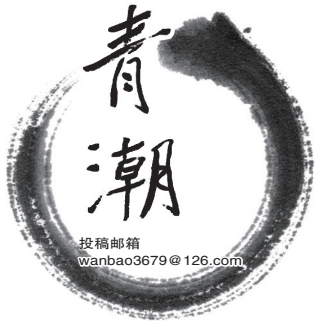
生活风景

# 鸡冠山

李忠义

鸡冠山在我们村后不远处,站在村口便能望得见。矗立的石头如同红艳欲滴的鸡冠,山由此得名。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鸡冠山虽无仙可寻,在我老家倒是小有名气。小时候,我就听过鸡冠山的故事。以前,一个老汉每天晚上都听见山上有鸡叫声,可白天却看不到鸡的影子。一个有月光的晚上,老汉发现一群黄灿灿的公鸡在欢快地觅食。时间不长,公鸡进了一个极隐蔽的山洞,连续几次都是这样。老汉没去惊动它们,经常在洞前撒放鸡食。天长日久,老汉跟鸡成了朋友,发现洞里全是些耀眼的金子。于是,老汉成了山洞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汉老了,临死前把一把金钥匙传了下来。不知过了多少年,钥匙到了村里一李姓人的手里,埋在他家的粪坑底下。我曾天真地问大人:“怎么不赶紧到洞里搬金子呀?”大人说钥匙被贪心的人偷去了,结果山洞没找到,他的眼也瞎了。我知道那故事是大人编的“瞎话”,可鸡冠山下有金子却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里来了一群拿着标杆的男男女女,我家的老屋里也住着几个。他们整天在鸡冠山上忙碌着,挖回些形状不一的石头。大概几个月后,那些人撤走了,说鸡冠山下没有金子。至今,他们寻金留下的痕迹还在。村里人大失所望,喃喃自语:“怎么会没有呢?”凤凰不落无宝地,金鸡落脚的地方想必也错了。于是,鸡冠山下的黑土地便成了先人的安息之所,听父亲说我家的祖坟也在这里。因为祖坟位置好,我家一直人丁兴旺。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我没见过祖先们的坟墓,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平掉了,我依稀记得山下横七竖八地扔着些石碑,从碑文记载的时间看,这里作为墓地年代相当久远了。从我记事起,祖坟已经挪到了山前坡上,但每年大年三十的傍晚,我们都会到山下的地里烧香、焚纸、磕头,末了再喊上几句:“先人们,回家过年啦!”爷爷的坟墓也在山坡上。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爷爷绕着鸡冠山前前后后转了几圈,老泪

纵横。操劳一生的他对鸡冠山下的黑土地有着太多的留恋,他曾多次静静地向鸡冠山诉说,他注定要与鸡冠山为伴。爷爷选好了自己的墓地,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后面是鸡冠山前面是清水碧透的水库,爷爷已在那里住了三十多年。为此,我每年会到鸡冠山上去两次,一次是清明节,还有一次就是过年。记忆里的鸡冠山是青翠的,茂密的松树,遍地的野花。野兔在林间蹿动,蜜蜂、蝴蝶在花上翩飞,小鸟在枝头鸣唱,一幅诱人的田园风光。雨后的鸡冠山更是我们的好去处,挎着篮子,不怕雨水打湿衣裤,三五成群地在树下和草丛里采蘑菇。那种名曰“松伞”的蘑菇是我们眼里的珍品,回家掺上韭菜一炒味道特鲜;还有石皮下状似木耳的“地刮皮”,洗净做成汤,拌着面条吃特带劲。去年我在一家“农家院”饭馆里吃过这两种东西,味道似没以前鲜美,可仍勾起我对鸡冠山无尽的回忆。那年月,抓土鳖捉蝎子是我们的乐事,忙活一天怎么也能换回块八毛的零钱。但这在大山小山上都有的“精灵”,鸡冠山上却独独没有,翻遍山上大大小小的石块愣是不见它们的踪影。大人说:“别费劲了,鸡冠山的蝎子和土鳖都让金鸡吃光了。”每次上山,“鸡冠”是非去不可的地方,站在上面仿佛听到金鸡在报晓,憋足气狠狠地吆喝上几声,比试着彼此的嗓门。“又一次听到那个传说/南边一座山/北边一座山/公鸡、母鸡/愤怒的鸡冠涨得血红”这是诗人董福寿的诗,土生土长的他写了一个关于鸡冠山的故事。诗人的句子很美,尤其那句“愤怒的鸡冠涨得血红”让我浮想联翩。山上的“鸡冠”还在,山体却已是斑驳陆离了。上坟烧纸引发的山火几乎烧光了所有的树木,林子里的鸟惊恐地飞往远处,野兔等原本就不多的小动物亡命般逃窜。山裸露着黑黑的脊梁,烧焦的树桩默然矗立。现在的鸡冠山上留下的只有那些大小不一的坟头和高低不同的石碑了,雄鸡若真愤怒,不知道地下的先人是否会感到凄凉。我害怕雄鸡有一天真的会发怒。



城市秀场

# 穿越的旋律和场景

白丁

一日,在QQ空间找到一篇旧文,写作地点在新疆昌吉自治州呼图壁县南部大山深处的煤矿,时间是2014年11月30日,彼时,那里的气温在零下26摄氏度。读罢旧文,犹如一颗石子丢进了回忆的湖中,泛起往事的涟漪——午睡醒来,无事可做躺在床上。向外望去,是积雪的高山和蓝天白云。窗台上的吊兰正泛着绿,看上去比刚来的时候精神多了。我打开手机听音乐,想让凝固的空气活跃些。二胡曲《二泉映月》,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单位结识了一位会拉二胡的朋友。我吹笛子他拉二胡,还有一位朋友弹扬琴,我们经常在一起演奏民乐。空闲时候,我就会沿着铁道步行去机务段找他,听他的“个人独奏音乐会”,我是他永远的听众。后来,他调往徐州,从此我们便疏于往来,但每当听到《二泉映月》这支曲子,我都想起他来,他演奏二胡的姿态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一晃二十年了把,我们都老了,不知道他现在还拉二胡吗?一听到钢琴曲《梦中的婚礼》,我好像看见女儿坐在钢琴前演奏的情形。小时候,家贫,没有钱买钢琴,甚至连电子琴也没有,女儿上了中华女子学院后学会了钢琴。她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会带她去朋友开的琴行,陪她练琴。有一阵子,我还把那架电钢琴搬回家,等她开学回北京后再送回琴行。那位朋友非常帮忙,写下这段文字,我心里满是感激。这首曲子是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名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买了他演奏的钢琴曲专辑,被他震撼了。2009年,克莱德曼来徐州举办个人演奏会,我到现场亲耳聆听了这位偶像的演奏,激动得我泪流满面。我没想到,女儿会弹成这支曲子。那次她偷偷回家没告诉我,我下班回到家里,却听见屋里传来了《梦中的婚礼》的旋律,开始我以为是播放的音乐,追着琴声,才预感女儿回来了。果然,女儿边弹琴边冲我微笑着。小提琴曲《神秘花园》把我拉回到2008年的北京。那年的秋天,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每人一间屋,我的笔记本电脑经常播放这首曲子,那是在博客里设置的音乐。双休日,人闲下来。虽然同学经常相约外出吃饭,但离家这么久的我还是觉得无聊,那缠绵忧伤的旋律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梦一样的时光,快乐、充实、丰富、多彩。可是我为何寂寞、忧伤?也许《神秘花园》的神秘使然。不管过去多久,听到《神秘花园》,我都会清晰地想起在鲁院时的场景:安静的宿舍,低垂的窗帘,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音乐在房间里流淌,思念在无边地漫游……《月光下的凤尾竹》是葫芦丝曲目中的名曲,旋律欢快、抒情,充满民族风情。今年春节,我们单位和煤炭贸易部联合举办了联欢晚会,我代表单位出了节目,葫芦丝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开始我是保密的,因为单位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会吹葫芦丝。演出前,有人建议找个女孩伴舞,后来,有位姓张的女孩同意了。我特意买了葫芦丝,她自己则买了一套傣族少女的衣裙,我们在一起配合了几次,效果不错。最终演出获得了成功,被评为最佳节目。其实,这支曲子我很早以前就十分熟悉,但真没想到自己会登台演奏这支曲子。音乐总是有一种魔力,她能让人穿越到许多年前的场景中。在新疆的这个下午,我在天山脚下的职工宿舍里,望着积雪没有融化的群山和窗台上绿色的吊兰,在萦绕的旋律中,回到了以往的场景中,倍感温馨。许多年后,这个下午又成为一段美好回忆,流淌旋律跳入脑海,抚慰人心。此时,我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维多利亚湾小区一间陋室里,又穿越一回。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